



四川客家文化丛书

四川 移民会馆与川剧

蒋维明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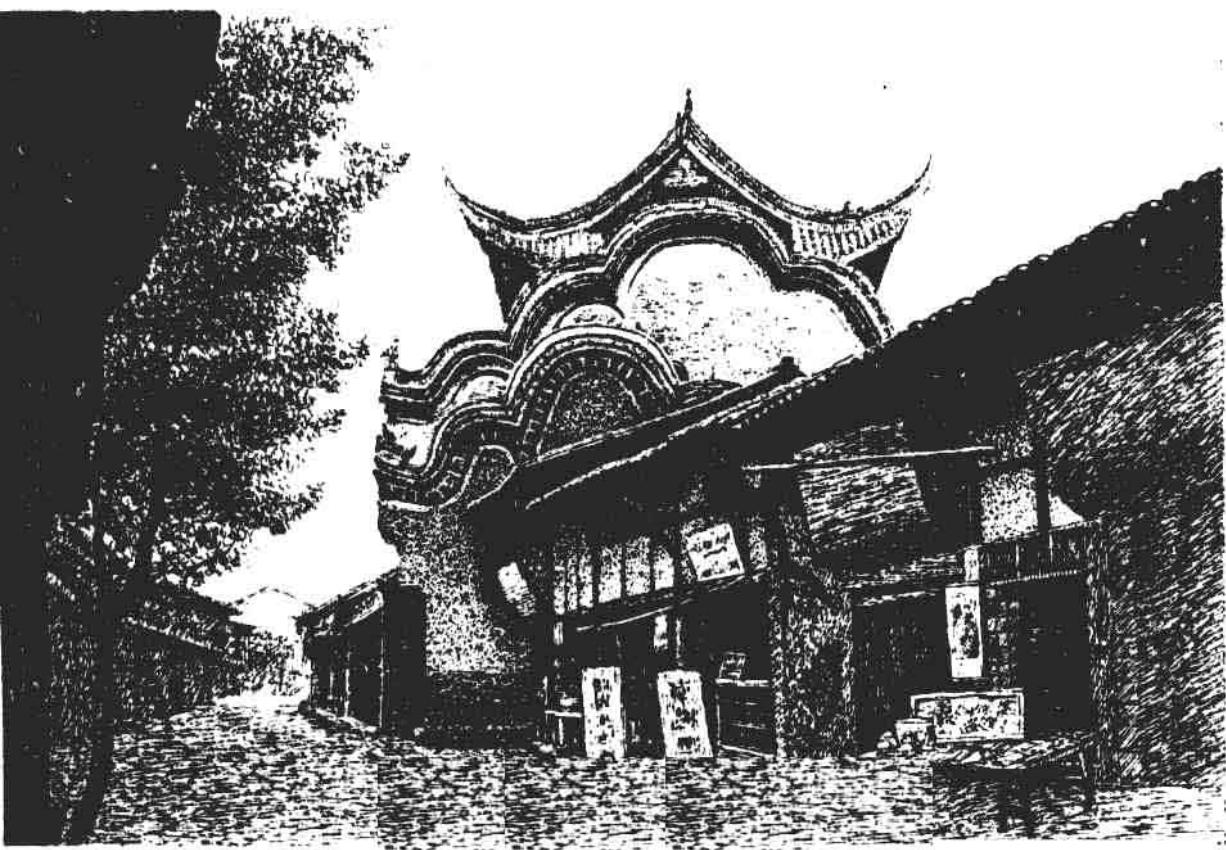
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编印

2005年3月

四川客家文化丛书

四川 移民会馆与川剧

蒋维明 著



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编印
2005年3月

总 序

当今之世，经济全球化热浪铺天盖地，文化多元格局不可避免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客家文化，正以其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姿态引起世人的关注。

以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为载体，以客家亲情联谊为纽带，把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客家人连接在一起，使客家文化成为通向世界的桥梁。通过搭建客家学术研讨会的平台，把客家文化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，为推进社会经济进步增添了新的助力，一时间客家研究蔚为显学。

当前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，客家文化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。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弘扬客家文化，继承和发扬客家精神，为推进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；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客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。如何在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，尽可能地调适二者之间的矛盾，使客家文化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文化遗产，在适应中得到保存与升华。这是一个既具有现实意义，又富有学术价值的课题。

客家文化（乃至中华文化）怎样在全球化浪潮中自珍自存、屹立不倒，并且与时俱进，取决于其能否去芜存菁，发扬自身的积极意义和正面价值。果能如此，当客家文化作为“本土文化”与全球化浪潮相遇时，才不致被冲倒，而反过来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，从而为文化多元格局作出贡

献。

为了探索在当前形势下抢救、保护、发掘、开发客家文化资源的经验与途径，我们需要对自身的客家文化资源家底进行一番盘点和研究。完成此项工作，不应仅仅停留在书斋之中，恰恰相反，更应该让客家文化走出书斋、走向社会，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。

此前，我们曾经公开出版过一套“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”，主要面向具有一定研究兴趣和基础的读者，但适应面稍窄，仍未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。当前社会亟需介绍客家文化知识的精神食粮，但由于主、客观条件的限制，一时难以如愿。出于学界的责任，我们只好以内部资料的形式，推出这套“四川客家文化丛书”，以应此急。如果说前套丛书属提高型，这套丛书就是普及型。两套丛书在推广客家文化知识上，犹如两个车轮，并行不悖。

本套丛书由四川客家研究中心策划、编印。选题从普及客家文化的实际需要出发，注重知识性、趣味性和可读性，每种书篇幅不长，力求通俗易懂、雅俗共赏，并且图文并茂、开本考究，便于携带。丛书统一规划，分批次第推出，待编印到一定数量后，再汇集成套，统一装帧，以此作为向2005年在四川举行的“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”献礼。

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 刘义章

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 陈世松

2003年12月31日

目 录

- (一) 清代移民的精神家园——会馆戏楼
..... (3)
- (二) 移民的文化纽带——川剧艺术 (14)
- (三) 移民五方杂处的粘合剂
——共同的文化生态 (29)

清朝定鼎之后，为了巩固统治，开发财源，必然将移民入川、辟荒垦殖提上议事日程。

顺治十年，准四川荒地官给牛种，听兵民开垦。（嘉庆《四川通志》）

为了鼓励移民，清政府决定，开荒生土三年后起科征赋；后又延缓至五年起科。移民来川，政府给以盘费、耕牛、种子。对募招流民入川，垦殖成绩显著者，优予升迁。招民三百户者，实授知县。

在废墟之上复兴四川经济，符合全民利益，故而朝野上下，同心同德。于是清初数十年间出现了有组织、有计划的成批的移民。百年之后，政府虽未再行组织，邻省受灾之民，仍连续入川。

流民之入山者，北则取道西安、凤翔；东则取道商州、郧阳；西南则取道重庆、夔府、宜昌。扶老携幼、千百为群，到处络绎不绝。不由大路，不下客寓，夜在沿途之祠庙、岩屋或密林中住宿，取石支锅，拾柴作饭。遇有先期移入的同乡，便投靠，便寄住，写地开垦。伐木支椽，上覆茅草，仅蔽风雨……

《三省边防备览》（严如煜著）书中还描写到乾嘉之际的巴山老林之中，“江、广、黔、楚、川、陕之无业者，侨寓其中，以数百万计。依亲傍友，架数椽栖身，岁薄不收则徙去，斯谓之棚民。其种地之外，多资木厢、盐井、铁厂、纸厂、煤厂佣工为生。……顾人聚既多，则良莠莫辨，不安本分者，

时有攘窃之行”。

璧山县《郑氏家谱》根据世代口碑记载有一首生动的歌谣，叙及移民情况：

吾祖挈家西徙去，途径孝感又汉江，
辗转跋涉三千里，插占为业垦大荒，
被薄衣单盐一两，半袋干粮半袋糠。
汗湿黄土十年后，鸡鸣犬吠谷满仓。

窥斑见豹，移民创业艰难，历历在目。

各省移民成了劫后四川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人，也必然是新的精神生产的拓荒者。因之，要了解川剧，不能不研究清代四川的移民。郭沫若在《少年时代》一书中这样写道：

现在的四川人，在清朝以前的土著是很少的，多半都是些外省来的移民。这些移民那儿各自构成自己的集团，各省人有各省人独特的祀神，独特的会馆，独特的戏剧艺术……

（一）清代移民的精神家园

——会馆戏楼

从历史的偏旁进入会馆

20 世纪初年，成都市区内，会馆和公所星罗棋布。据傅崇矩在 1909 年统计，共有贵州、河南、湖广、陕西、浙江、江西、山西、川北、广西、云南、江南等 17 处会馆；燕鲁、两湖、黔南、黄陂、安徽、两广、川东、陕甘等十余处公所。公所的性能与会馆相同，只是规模要小一点。当时，除了移民会馆以外，还有各行业祭祀祖师爷的会馆，如果加上区县乡镇的，总数就相当多了。总之，会馆、公所在两百年间，对成都人民的经济、文化生活，民俗风情，影响甚大。

成都以及四川全省会馆特多有其历史原因。明末清初的战乱、灾荒、瘟疫，使四川受害最烈，成都成为废墟，虎豹横行，遍地是骷髅瓦砾。以至清初四川的巡抚衙门，不设在成都，而设在阆中。

清康熙 4 年，朝廷组织大规模移民入川，辟土垦荒，这是一次声势颇大的“开发西部”行动。康熙下旨：“招两湖、两粤、闽、黔之民（充）实东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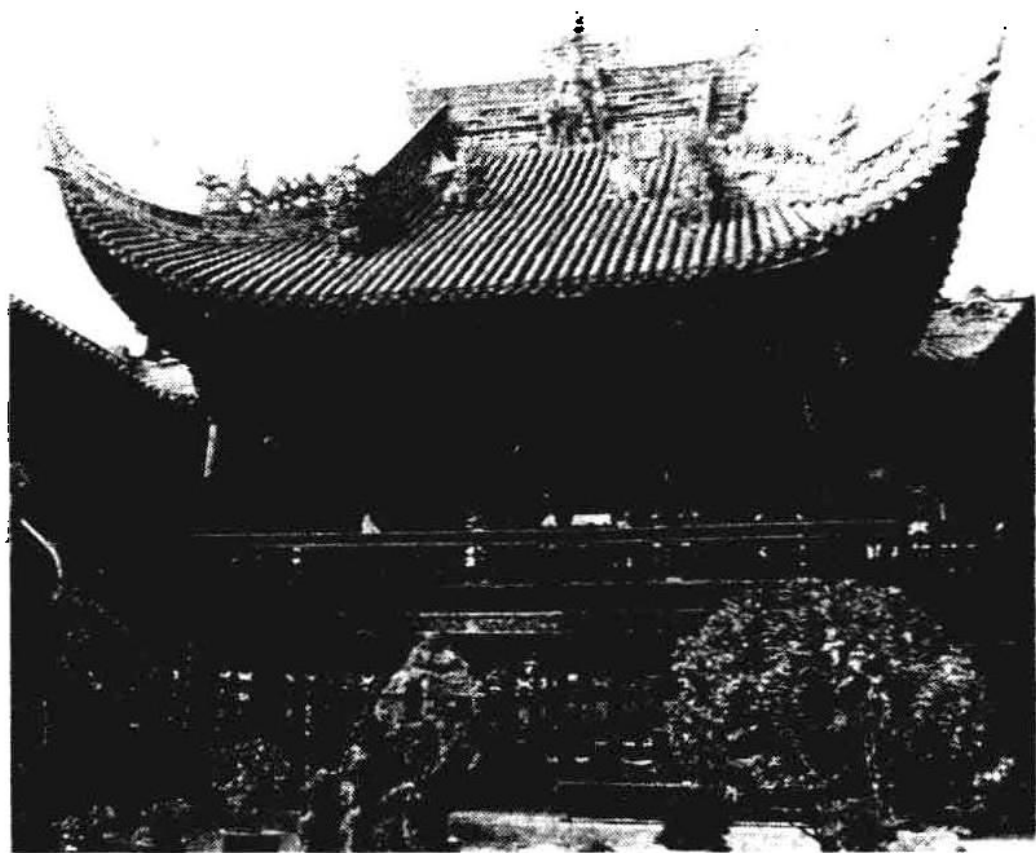
西川，耕于野；集江左右、关内外、陕东西、山左右之民藏于市。”大移民、大开发、大融汇的杂交优势，既使清代四川社会有别于历史上比较封闭的巴蜀，也有别于清代国内其他的省份；同时，直接关系到近百年四川的社会经济生活。

清代六对山人《锦城竹枝词》里，这样写道：

大姨嫁陕二姨苏，大嫂江西二嫂湖。

戚友初逢问原籍，现无十世老成都。

离乡日久，乡情日浓。移民们生活安定之后，便集资募捐修建各自的会馆。各省间又相互竞比。于是，一座座檐牙翘角、金碧辉煌的会馆，便耸立在了成都的大街小巷。



自贡 王爷庙戏楼

新川民的祭祀之所

会馆建设与寺庙大同小异，多为坐北朝南。大殿之后，有内殿，或有几处偏殿；大殿之前面，必有戏楼，高2—3米。其下，为山门进出之路。戏楼与大殿隔院坝遥遥相对；左右两边的厢楼各有20米长，连接着戏楼和大殿；中间露天院坝由青石板铺成，每当酬神祭祀、搬演戏剧的日子，这里便人山人海，人声鼎沸。

大殿是会馆的主体建筑。各省移民——新川民在大殿内祀奉各自的祖神。例如：

湖广会馆称禹王宫，祭祀大禹。因为清代的湖广总督管辖湖南、湖北，两湖为水汇之地，湖泊甚多，水患频繁，故虔诚祈祷大禹王。福建籍祀天后，福建馆称天后宫。天后，福建莆田县林氏女，宋代人，识气象，帮助渔民出海。她死后成了航海的保护神，历代加封天妃、天后，也即今天东南沿海以及东南亚华人、华裔共同敬奉的妈祖。广东会馆称南华宫，供奉南华老祖，相传即禅宗六祖慧能，系广东新会人（一说祀南华真人庄周）。江西会馆称万寿宫，祀许真人。许真人传于晋代成仙，历来为江西人所崇仰。

各行业会馆、祠庙，也分别祭祀他们的祖师爷。如：纸业祀蔡伦，五金业祀老君，织履业祀刘备。

鞋业祀孙臧，泥木建筑业祀鲁班，酒业祀杜康，机织业祀机仙，染靛业祀梅葛仙翁，豆腐业祀淮南王，缝衣业祀轩辕，理发业祀罗祖，屠宰业祀桓侯张飞（城南至今仍有桓侯巷），医药业祀孙思邈，胥吏祀萧何，船户祀王爷，商界祀财神，伶人祀唐明皇（民间称唐明皇为老郎；老郎庙原址在华兴正街；清末改建为“悦来”，今为川剧艺术中心）。



戏神 唐明皇

会馆大殿，径尺以上的大石柱上多刻有赞美故乡山水人物的楹联，争胜斗奇，妙语如珠。我们把目光放远一些，可以发现，远在北京宣武门外的四川会馆，留下有蜀中诗人、学者李调元撰写的名联：

此地可停驂，剪烛西窗，偶话故乡风景：

剑阁雄、峨眉秀、巴山曲、锦水清涟，不尽名山大川都来眼底；

入京思献策，扬鞭北道，难忘先哲典型：相如赋、太白诗、东坡文、升庵科第，行见佳人才子又到长安。

上联写地灵，下联思人杰，满蕴着浓浓的乡情。须知当时进京，需越秦蜀栈道、穿中州大地，要跋涉两个多月。备尝艰险啊！成都的各省移民会馆楹联，各逞才思，华彩斐然，在石柱上镌刻下来，极富文字的审美情趣。

洛带是闽广客家人的聚居地，又名镇子场，是成都平原“东山五场”之一，总人口 2.3 万人，其中 86% 是客家人，保留至今的广东会馆巍巍壮丽，气势恢宏，后殿有两副思乡怀远的联语。其一：

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；
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。

其二曰：

江汉几时清且向新官倾竹叶；
罗浮何处是但逢明月问梅花。

通过会馆大殿的祭祀和楹联提供的信息。我们

清楚地看见，会馆的主要功能是：

1. 祭祀乡梓神祇，追始怀远，光前裕后。
2. 笃乡情，增进乡党邻里的亲和力。当时交通不便，蜀道难于上青天。移民怀乡情，与日俱增。在会馆可以“共话故乡桑麻”，产生一种归属感，排遣精神上的孤独与寂寞。
3. 为本籍落魄无助的人提供一定的资助；免费为本籍的士子提供临时住宿。
4. 各行业性会馆，又具有同业公会的性质，共同维护本行的合法权益。
5. 运用会馆作为接洽工商业贸易的场地。
6. 赛会期间，四处设摊摆点，“赶庙会”，促进市场交易、物资交流。

川剧的摇篮

会馆大殿是祭祀中心，会馆乐楼则是娱乐中心。

乐楼即戏楼，坐南朝北，恰与大殿正对，“神祇看戏不展坐”，方便极了。演戏名为酬神，实则娱乐。

大殿建筑凝重、肃穆；戏楼建筑则相反，灵巧而花哨。

戏楼层顶多为琉璃筒瓦，脊压宝顶，左右塑二龙戏珠。戏楼正中至顶部为“藻井”，周边绘有八卦，井底绘阴阳太极鱼。后壁绘福禄寿三星，称“三星壁”。“三星壁”两边有门，上书“出将”、“入

相”。此外，横梁、天花板，皆彩绘戏曲故事。戏台周围前、左、右三方围有一尺多高的栏杆，上有木质浮雕，所雕亦为戏曲故事——或三国、列国戏文，或忠孝节义故事。

会馆戏楼是川剧艺术诞生的摇篮。

南北各省移民入川，将各种南腔北调同时带来，再与少数土著传承的巴歌蜀舞相融合，于乾隆后期形成了昆、高、胡、弹、灯“五腔一体”、“五腔同台”、“五腔共和”的川剧艺术。

《南充县志》上说：“……土著甚少，大半自吴、楚、闽、粤、云、贵、陕、甘迁来者居多，冠婚丧祭，各依其俗，家自为礼，不能一律。”因之，各省移民会馆开初演戏时，各有偏重，或爱昆腔，或喜弹戏（梆子）。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推移，子孙们相互婚娶，人际交往，经济沟通，必然打破“画地为牢”的封闭和屏障。在戏剧爱好上，也追求多元化而兼收并蓄。

与此同时，语言、发音也逐渐出现趋同的倾向。到后来，川戏班演出，约定俗成以成都话为标准，乡班子努力克服“苕腔浊调”——只有这样，才能越州过县、跑码头、闯工湖。客居四川的数百万客家人，对内，他们仍保留客家语言（土广东话）；对外，能说四川话，特别喜欢礼赞传统道德文化的川剧。

拜川主庙，听川戏，成为移民后代——新川民

的共识。会馆戏楼的演出是人与人之间心灵交流的桥梁。著名乡土作家李劫人在《死水微澜》里描写道：“每个会馆，单是戏台，就有三四处，都是金碧辉煌的；江南馆最阔绰了，一年要唱五六百台整本大戏，一天总是两三个戏台在唱。”陕西会馆（今陕西街蓉城饭店内保留有部分建筑）更是盛况空前，一首竹枝词写道：

秦人会馆铁桅杆，福建山西少这般。
更有堂哉难及处，千余台戏一年看。



成都 锦江剧场

旧成都追星族实录

1897年初夏，一位风尘仆仆的文化人住进了与总督衙门（今省人民政府）一墙之隔的“荣隆店”。

店主谢星五将他引进上客房。店主认识来客——川北仪陇县县学教谕（相当于中学校长）——丁文简，字治棠；光绪初，湖南名士王闿运，受四川学政张之洞之聘到成都，主持尊经书院，推动蜀学发展，造就了不少人才，如廖平、宋育仁、刘光第、张楷森等，丁治棠也名列其中。

丁治棠中举后，三赴北京应试，落第。按清朝制度，举人参加三次会试未考中进士者，经过“大挑”，可以选作知县和教谕。他因此调到仪陇任职。

这次来成都，这位老戏迷专门到城东各个会馆、寺庙看戏，挤在满是人群的坝坝里“洗汗水澡”。还要评戏、评演员；深夜回旅店，一灯如豆，他还将所见所闻写成日记——《晋省记》。这日记在百年间历经劫火兵灾，仿佛有鬼神呵护一般，竟然保留下来，于“文革”后刊行在《丁治棠纪行四种》之中，真实地记录了老成都的街道、建筑，夜市、风俗，特别是会馆里上演的川戏。翻阅《晋省记》可以知道，当时的情形是“会馆戏多看不完”，而且不买门票；由会首募集资金，或各行会出资，礼聘戏班献艺。会馆院坝的部分地方，有长条凳临时安置待客，只有在这儿落座，才需要支付几枚铜钱。丁治棠看戏的地方有：湖广会馆，浙江会馆、江西会馆、下东大街府城隍庙、三义庙（原在提督街，前些年市府保护古建筑，将之整体移建武侯祠内）、川北会馆（原在古卧龙桥，前些年市府将其整体移建于洛带

镇)、火神庙、王家坝等处。

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丁治棠没有去西城、北城，仅局限于城东一隅。有的会馆他接连去看了几天的戏。

丁治棠于5月13日上、下午都去浙江会馆看戏，《捡芦柴》一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5月17日，他又到东大街府城隍庙内看“宾乐班”演《郗后射金苗二妃》。

丁治棠评价最高的名角是黄金凤（1847—1909），中江人，被称为晚清“成都第一名旦”，擅长青衣、花旦。得其衣钵真传的弟子叫杨素兰（1878—1926）。辛亥保路运动期间，杨素兰将自己留作养老的几十亩田产，捐献给保路同志会，鼓舞大众投入保路运动，名声远播。1912年伶界“三庆会”戏班在“悦来”成立，杨被推举为会长。黄杨师徒均是观众喜爱的名角。

最使他神迷叫好的是文星班的旦角张四娃。4月20日，花旦张四娃在湖广会馆演《玉琵琶》饰姐己，声、色、艺妙绝。4月26日，在三圣街火神庙看文星班演《八郎回营》更是盛况空前：

……初晴天气，观剧人伙，万头攒簇，庙坝为满，茶担木凳，无隙可坐。是时，人涌如潮，吹哨喝彩者，应声四起。女边坐凳，随挤而倾，诸茶担为之震摇。一国如狂，信有目共